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85 •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楊樹達著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85 ·

歷史·地理類

上海書店

楊樹達著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72273·4)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册 二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每部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加運費五元

著 作 者

楊 樹

發 行 人

王雲達

印 刷 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
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序

吾友楊遇夫先生近以其所箸小學金石論文裒集成書徵文於余且堅之曰兄治右文弟研聲訓同時同地同好弟有所箸而兄無言他日學人或以爲異事蓋余於十年前曾謂今之文字學家已知用卜辭金文參驗說文以索形體之原始矣更當用古書音義現代方言參驗說文以探語言之根株而歎惜後者之寂寥無聞爰上溯聲訓推衍右文略有造述今讀斯編深幸吾道之不孤昔段茂堂作說文解字注云非王懷祖之敍不足以箸其所得余固不敢望懷祖然先生於訓詁之學直若茂堂自道其心得所謂胸中充積既多觸處逢源無所窒礙者也旣感同好之不易得又重違其所屬謹受教而序之夫小學名家肇始班志然所箸錄止於雜字其餘爾雅總離詞方言標殊語說文析字形釋名闡義類文質份份莫盛於是自爾以來少所剏作迨至清代段王勃興始倡形音義三者貫串證發之術及章太炎師正語

言文字學之名而後文字語言巧切不違之理乃昭然大明近三十年來學者之擗討形體與聲韻頗多惱心之作惟未能利用之以治訓詁其造詣反瞠乎視清儒不及遠甚是豈太炎師倡導語言文字學之旨乎竊以爲訓詁之學具有實用與理論兩端乾嘉學者所謂說文爲體爾雅方言釋名爲用此顚胡之說未足爲準也蓋爾雅之釋字義方言之辨語音對象雖異要皆爲客觀之紀錄此近於實用者也釋名循名責實論敍指歸爲主觀之推求此近於理論者也說文則二者兼之其所說解祇據字形以明取象之由不謂言語之初含義卽爾也後來字書率皆本說文之部居襲爾雅之記述雖段氏注疏說文楊鑒本義朱氏通訓定聲特標聲訓然皆未能達於理論訓詁之境界於文字聲義流轉之體勢猶不足示諸囂梧也獨王氏廣雅疏證貫串該洽蹟而不亂或許之如入桃源仙境窈窕幽曲繼則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可謂妙喻惜乎未嘗紬繹之絜矩之著爲通論明諭後學以範疇也今

先生私淑王氏造此宏箸撮其要旨約具三綱形聲字聲中有義一也聲母通假二也字義同緣於受名之故同三也循是以求訓詁之理論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矣兼之舊書雅記諳熟於胸臆往往不假字書能於文辭義例中徑得詁訓之真諦較之俗儒解字說經誼餒釘貰屑者其高下相形又何如邪先生猶夫自視歛然虛懷下問余又安敢自闔其愚謹爲引申數義於下一曰初期象形字音義之不定於一也卷中釋少篇謂少字从小而有小義竊以爲少字不但有小義也卜辭小少同字金文小少無別古書中小少仍復互用卽少字亦爲少之反體譚長說沙字从少作可證又幺茲系玄亦是系絲諸字亦同不僅幺茲之爲複文也諸字之體皆象絲形其義爲幼小爲幽渺玄亦是爲聯繫凡此諸形統攝衆義證以古篆偏旁重文從可知也其他如少艸艸艸及行彳彳彳等字莫不皆然蓋初期象形祇是事物之象徵而非語言之符識繁省向背其用一也後世字學家整齊釐定乃以餘形分配異

語許書分部別屬遂令形專一義勢同割據近代學者復拘泥於本字本義之說而不知所以通之遂致變本加厲動成跋疐矣此義不固定之說也。凶字古又可以爲𠙴故農从凶聲而有犧𡇗廣韻肴韻有礪字重文作礪尤爲凶可讀𠙴之礪證。凶又有或體脾廣韻收去聲六至廣韻凶亦作頤思細均从凶聲。凶亦作胴春秋元命苞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太平御覽引腦在取其聲訓蓋讀腦爲凶是凶又可讀之部音之證也說文罿𡇗也段本改爲獸牲也卷中駁之良是愚以爲段氏不惟未注意畜產之可連用且不明罿雖爲古畜字亦卽獸之初文故徐仙民音始售反而爾雅釋畜釋文又作罿也蓋古者一字得表數語故凶有三音不分乎頭會及全𠙴罿有兩讀無間於野獸與家畜此音不固定之說也二曰本字本義之不易斷定也卷中書黃箋孤兒行後云手爲錯謂手起皴皺與小雅之可以爲錯貌同而實不同又云皺與錯石之錯同受義於麌錯語源無二誠卓見也請申論之周禮典瑞俎圭璋璧琮琥璜

之渠眉鄭司農注雖外有捷盧也疏云捷盧若鋸牙然說文鏹錯銅鐵也廣雅釋詁錯鏹磨也又釋器鋟謂之錯案鏹鋟皆與鋸同今木工所用鋸之小而齒細者猶曰錯說文正篆祇作厝云厲石也注中用錯蓋以石爲之曰厝以金爲之曰錯釋名釋山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案石載土者石載於土山之上也故爾雅曰土戴石爲岨毛傳石山戴土疑有誤曰岨臚也者猶錯也謂石之錯落

不平如鋸牙然今河北人謂天寒手凍皮膚粗皴爲起岨臚猶古語也是錯也皴也捷盧也岨臚也單語複詞虛實名狀相互通用語根一也屬訓爲連卷中釋屬篇謂義泛不切案文始侯部涿孳乳爲屬連也字從尾謂孳尾也今俗尙謂人之構精爲屬獸之孳尾爲連蓋涿以體言屬以用言詳略互見不求備也由是知古訓本借難於億必王氏疏證廣雅雖盡綜該融會之能事而不輕加斷案者良有以也上來所述均就卷中所說略加推闡自知淺陋無當大雅誠以賞奇析疑友朋至樂聊復存之以爲是編之箋疏如何二

十五年十二月弟沈兼士敬序于北平之段硯齋。

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序

凡學有端有委。有正有詭。有中庸。有偏倚。其治之也有序。其擇之也有道。故曰。操其本。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未有不致力乎本而能成學者也。杭大宗曰。古人爲學。先根柢而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詞章。紀文達亟稱之。余謂杭氏論其大都耳。析而言之。不通訓詁聲韻。不足以治經。不明制度禮俗。不足以治史。根柢之中又有根柢焉。學不窮根柢而但求其枝葉。譬之未知叔重何所道。錢段何所明。而讀甲骨文。班范之書。苟袁之紀。未能通曉。而考金石刻。其於學也。庸有當乎。吾友楊子所爲文辭。旣編爲積微居文錄刊印行世矣。年來讀書有所得。復時時著爲書論。大抵以說二字訓詁及考訂金石刻辭者爲多。每一篇成。輒持以示嘉錫。自道其所以然。嘉錫伸紙疾讀。往往拍案叫絕。與君撫掌歡抃之聲相應也。久之所作日益多。復自輯爲小學。金石論叢。都若干篇。爲五卷。書抵嘉錫曰。子必爲我序之。拾遺補闕。是所望。

於子嘻若嘉錫者惡足以序君之文也哉然於君治學之方則知之已熟蓋君之讀書先致力乎根柢循序漸進不陵節而施其於說文諷籀極熟於羣經講貫極精然後上溯鐘鼎甲骨之文以識其字旁通諸子百家之書以證其義窮源竟委枝葉扶疏著書至十萬餘言誦班孟堅書不復持本終卷不失一字古所謂漢聖者無以遠過由是考覽范陳以下諸史及漢魏人文字金石刻辭輒怡然以解又爲之說數萬言吁多矣哉非兼人之力不致此茲之所刻特其緒餘爾嘉錫學無師法涉獵不能爲醇儒好讀駁雜不急之書以自文其陋惡足以序君之文哉然君求之甚篤督之甚勤嘉錫亦自幸掛名簡端有餘耀焉故遂略道君治學之方又取君書中所考三數事摭拾羣書爲作補證條列於左極知瑣屑無關輕重聊以塞君下問之意且欲附驥以傳云爾昔者讀君漢西鄉侯兄張君碑跋竊嘗別爲之說茲不具論

漢劉伯平鎮墓券跋云券言生屬長安死屬泰山後漢書烏桓傳云死者神

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李注引博物志云。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善注引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按讖緯起於哀平。然則此說西漢已有之矣。魏志蔣濟傳注引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陳君寅恪云。三國時所譯佛經。有一種。凡梵文地獄字皆譯爲泰山。知此種傳說至三國時猶然矣。嘉錫案人死魂歸泰山之說。秦漢之間已有之。水經汶水注引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古今注卷中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言人死魂魄歸於蒿里。故有二章。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考之後漢書光武紀注。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元和郡縣志卷十。泰山在

乾封縣西北三十里而蒿里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是蒿里之去泰山五里而近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引樂府解題曰泰山吟言人死精魂歸於泰山亦薤露蒿里之類也陸機泰山吟曰泰山亦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然則梁父之主死蒿里之收人魂魄皆泰山爲之主矣故漢以後書言及鬼神事皆屬之泰山不言梁父蒿里三國志管輅傳載輅之言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九引王隱晉書言蘇韶卒後其從弟節白晝見之節問韶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爲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爲徒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搜神記卷四記胡母班爲泰山府君致晝事云班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但欲

得社公耳。又卷十五曰：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隴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續搜神記卷三曰：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元龍爲太守，先已病矣。哲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忽夢見作卒迎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夢見卿著喪衣來迎我。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異苑卷五曰：歷陽石秀之僕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之云：聞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劉政能造，其人乃去。數旬而劉殞。綜此諸事觀之，泰山治鬼之說起於漢初，而盛行於東京魏晉之間。劉伯平墓券當是後漢時物。其言人死屬於泰山，無足怪也。余嘗考其說，蓋出於燕齊海上之方士。史記封禪書曰：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太史公於此下即敍騶子論著五德終始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則八神之說亦必方士所傳。太

山梁父旣爲地主人死歸於地於是相傳遂謂太山治鬼梁父主死矣其泰山主者有府君有令令之下有錄事

見三國志
蔣濟傳註

府君卽人間之太守一以漢制

說之此亦道家技倆猶之天神亦有將軍功曹也及齊梁以後道教衰而佛教大行諸書乃多言閻羅王少言太山府君矣

陶齋臧軶記跋云此書漢葬甄大抵皆罪人也如史仲葬甄云□和三年□月七日弘農靈氏完城旦史仲死在此下東門當葬甄云永元二年九月二十日潁川武陽髡鉗東門當死在此下張護葬甄云城旦張護永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物故死在□下按史記淮南厲王長傳云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吏覺知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蘭忌謀殺以滅口又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與諸葬甄相合疑漢世罪人表識例如此也惟甄文諸死字若如字讀之則語爲無謂蓋漢人謂屍爲死漢書廣川惠王傳陳湯傳酷吏尹賞傳師古注並云死謂尸也嘉錫案

左氏宣十二年傳云。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毋顧。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戶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戶之。皆重獲於木下。所謂戶女於是者。卽史記開章死埋此下及諸葬甄死在此下之意。可證死卽戶字。所謂以表戶之。又可與史記立表其上互證也。疑古者死於野外或浮殯。須遷葬者。皆立表以爲識。逢大夫知其子必死。恐求其戶不得。故權指木以爲之表耳。至於罪人之死。或須陳戶示衆。或家屬不敢遽認。則皆爲之立表。備後來收葬。漢書尹賞傳曰。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賞親閱見十置其一。其餘盡以次納虎穴中。賈穿地數丈。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塗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發取其戶。是其事也。又或因表署姓名。遂并著其罪狀。以警衆立威。漢書何並傳言。侍中王林卿令騎奴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林卿窘迫。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叱吏斷頭。持還縣。